

刺客與情人

MIKE YU QINGREN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静阳 译

广州文化出版社

Solo



刺客与情人

刘静阳 译

封面插图 设计 杨里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环市中路209号4楼)

湖南省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8印张 175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 7—5431—0053—3

I·14 定价：2.20元

内 容 简 介

一天深夜，犹太富豪科恩在伦敦的寓所里被一个蒙面人用无声手枪刺杀。警方闻讯赶来，凶手驾车逃跑，在一条隧道里，一名骑自行车的小女孩迎面而来，被撞死在车轮下。凶手人称“克里特人”，是著名的职业杀手。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显要人物，有将军、大使、导演、富豪，给欧美各国警方留下了一连串难解的谜……

谁会想到，这冷酷的杀手竟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约翰·米卡利。行刺之后，他摆脱了追捕赶到剧场，照常登台演出，照常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英国特种空降兵上校摩根，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被刺客的车撞死，决心亲手复仇。他单枪匹马地开始追查。

专门研究恐怖活动的年青女教授里蕾博士，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姑娘，米卡利深为她的魅力所吸引，这在他冷酷的刺客生涯和从未间断的情场游戏中，是仅有的一次。里蕾的心也为这个有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眼睛，温文尔雅，具有奇特魅力的钢琴家所倾倒。

摩根打听到里蕾对恐怖活动很有研究，为来访问她，里蕾为摩根深深的父爱所感动。摩根出类拔萃的气质，也使里蕾十分欣赏。

借助于曾在秘密情报局供职多年的经历，摩根深入复杂而危险的恐怖组织和黑社会团体，追踪着蛛丝马迹。最后他判断出“克里特人”就是钢琴家米卡利。

两名职业高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作者简介

杰克·希金斯是英国著名作家，在我国已出版的有《鹰从天降》等作品，《刺客与情人》是他的得意之作，一经出版，便风行欧美，再版多次，名列西方畅销书榜首，深受青年男女读者喜爱。

引子

夜色已经降临，一个来自克里特岛的男人闪现在摄政公园附近的一座住宅前。他穿过高高的院墙大门，溜进灌木丛中，黑暗立刻将他裹了起来。他瞟了一眼夜光表，七点差十分。看来时间够紧张的。

他从黑色连帽厚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毛瑟手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下，又放回口袋里。

这栋房子看起来古朴气派，对此他毫不奇怪，因为它的主人是马克斯韦尔·约瑟夫·科恩——朋友们都称他马克斯·科恩。这个世界头号服装制造业巨商是伦敦社交界最有影响的一个犹太人，同时也是一位受人爱戴和尊敬的绅士。

遗憾的是，他同时还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点对于某些人来讲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然而对于这个来自克里特岛的男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在他看来，政治纯粹是浪费时间，简直就是孩子们的把戏。对于暗杀对象，他所关注的只是行动细节，至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与他无关。这里的一切他早已侦察得一清二楚。房子里除了科恩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名女仆之外别无他人，其他的仆人晚上都住在外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顶滑雪面罩，套在头上，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然后戴上夹克上的风帽，闪出灌木丛，朝屋内走去。

门铃响起时，科恩的西班牙女仆玛丽娅正好在客厅里。她

打开门，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个可怖的幽灵站在她面前，右手握着一只黑乎乎的手枪。接着，他那羊毛面罩里的嘴唇上下蠕动起来，吐出一口沙哑的外国腔英语。

“带我去见科恩先生。”

玛丽娅张开嘴刚想呼救，克里特人已闪身跨进门内，随手关上了门，同时把枪口往前一伸，低喝道：“想活命，就快点！”

女孩只好乖乖地转过身来。向楼上走去。克里特人紧随在后。他们来到楼上，沿着走廊向前走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科恩夫人出现在门口。这种恐怖事件对于她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所以，一看见玛丽娅和戴着面罩端着枪的男人，她立刻退回卧室，砰地关上门，上好锁，然后冲到电话机旁，拨响了匪警号码“999”。

克里特人不以为意，推着玛丽娅继续前进。女仆跌跌撞撞地走着，不知何时掉了一只鞋，最后在她主人的书房门口停了下来。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敲门。

科恩听到敲门声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按照他的规定，任何人在晚上八点之前不得到书房打扰他。他打开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脸恐惧的玛丽娅，脚上只有一只鞋。接着她被拉到一边，克里特人出现在后面，手上握着一支消音手枪，然后他听见枪口发出一声沉闷的咳嗽声。

科恩年青时曾经是一名拳击手。有一刻他似乎觉得自己回到了拳击场上，脸上被人给了一记漂亮的直拳，打得他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他掀动嘴唇，试图念出犹太教信徒每天重复三四次的希伯来语祈祷文。“听啊，以色列。上帝啊我主，我唯一的主

啊。”可是这些字拒绝离开他的嘴唇，生命之光迅速暗淡，然后，眼前是一片黑暗。

当克里特人奔出大门时，第一辆接到报警电话的警车已经转过街口，另外的警笛声也迅速接近。他急忙跑下花园，进入黑暗，然后纵身翻过围墙，跳入邻居的花园。他打开院门，闪进一条狭窄的小巷。然后他将风帽推到脑后，摘掉面罩，迅速离去。

凭经验他推断女仆已经把他的模样告诉了最先到达的警察，而所有的警车也都得到了通知。不过这算不了什么，再跑出一两百码，他就可以消失在摄政公园里的黑暗之中。穿过公园就是地铁站，坐到牛津圆形广场再一换车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正当他穿过马路时，一辆汽车突然在不远处刹住，接着一个声音喊道：“喂，站住！”

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是警车，便立即钻进一条小街飞奔起来。象往常一样，命运之神再一次关注了他，因为正当他沿着一排汽车飞奔时，一个人正好在他前面钻进一辆汽车。车门砰地关上，发动机立刻响了起来。

他奔过去扭开车门，一把将里面的人拉了出来，跳进驾驶室，猛踩油门，同时打动方向盘。汽车猛然撞了一下前边的汽车，然后拐上大街飞驰而去。警车这时也追了上来。

车子开过韦尔路，进入帕丁顿。他很清楚，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后面的追击，才能脱离危险。否则，再过几秒钟，街上所有的警车都会驶向这个地区，将每一条路口都封得严严实实。

前面出现一个道路施工的标志牌，牌上的箭头驶向右方。

他想也没想，将方向盘一打，开了过去。这是一条两边全是仓库的单行线，又窄又黑，直通帕丁顿货运车站。

警车已经追了上来，离他似乎只有咫尺之远。他加大油门，全速前进。车子很快钻进铁路线下方的一条隧道里。隧道又窄又长，这时车灯又照到前方不远处的那个人影。

这是一个正在骑自行车的女孩，数岁不大，穿着一件棕色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听到后面的汽车声，女孩转过头来，他清楚地看见一张苍白而恐惧的脸孔。接着他看到自行车晃动起来，他猛打一下方向盘，车身贴在了隧道墙壁上，蹭得火星乱迸。但是隧道太窄了，还是没有多少空间。只听到一声沉闷的重响——声音不能算太大——那女孩立刻被撞倒在地上。

后面的警车猛然煞住。克里特人则继续飞奔，很快出了隧道，进入主教桥路。

五分钟后，他把汽车扔在湾水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穿过湾水路，迅速闪进肯辛顿公园的黑暗之中，不久又从皇后大门冒了出来。

当他走到阿伯特纪念堂时，那里已经人潮鼎沸。售票处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因为这里今晚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将要在里演奏布拉姆斯的《圣安东尼的赞美诗》，还有由约翰·米卡利主奏的拉赫曼尼诺夫的《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

演出时间：1972年7月21日。克里特人点上一根香烟，审视着海报上的米卡利肖像。这个著名的钢琴家有一头卷的黑发，一张苍白的面容和一双如同黑宝石般清亮的眼睛。

他绕到纪念堂后面，来到一扇标有“非演员莫入”字样的门前，推门走了进去。正在津津有味看着体育新闻的门房从玻



璃亭里看到他，立刻放下报纸，脸上堆起笑容。

“晚安，先生。今天真够冷的。”

“我尝过比这更冷的日子。”克里特人说。

他跨下通往舞台后方的走廊，来到一扇标有“演员休息室”字样的门口，推开门，走了进去。他打开灯。屋子很大，显得空空荡荡，唯一象样的东西就是一台供练习用的钢琴。

他从口袋里掏出毛瑟手枪，打开一个化妆盒，掀开隔板，把枪放入盖好。然后他脱下夹克，扔到屋角，在梳妆镜前坐了下来。

门上轻轻响了一下，舞台经理跟着探进头来。“您还有四十五分钟，米卡利先生。也许您想来杯咖啡？”

“不，谢谢。”约翰·米卡利说：“我不喜欢喝咖啡，那里面全是化学物质。不过要是你能让人送点茶来，我将会十分感激。”

“好的，先生。”舞台经理正要退出，突然又停了下来。

“对了，假如你有兴趣，收音机里正在播放重要新闻。有个人刺杀了马克斯韦尔·科恩先生，就在他那摄政公园附近的家中。是个戴面罩的人，现在还没有抓到。”

“上帝！”米卡利似乎很是吃惊。

“警方认为是政治性谋杀，因为科恩先生是众所周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去年也有人用邮包炸弹暗杀过他，但他却安然无事。”说到这里，他摇摇头。“这个世界真是荒唐透顶。米卡利先生，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呢。”

他说完消失在门外，米卡利转过头来看着梳妆镜。他微微一笑，镜中的人影也对他微微一笑。

“怎么样？”他向镜中的人问道。

容笑或能上望，游踪不效候立，曲庭管里亭前
“。幽谷想真天令。生衣，定刺”
。厨人静里京”。千日幽谷更近出长堂矣”
息朴凡禽”育神像一匠来，南我幽衣司台羲出画不朝朝
，大野千回。休开休曲。去世1去，口开甜，口口幽静半”室
。琴附前用区差共台一量德西衣幽静寒一耶，落落空空静显
，对海德拉岛位于雅典以南大约四十海里，距离伯罗奔尼撒海
岸还不到五海里。历史上它曾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难对付的海
上势力所在地。

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岛上的许多船长从远到美洲的航行贸易中获得了大量金钱，因而成为海德拉岛的富翁。他们从威尼斯招来了大批建筑师，建造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别墅，从而使得这个小岛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

后来，在希腊奥托曼帝国的残酷统治下，这个海岛成为大陆流亡者的天堂。在希腊独立战争中，海德拉岛的水手们与强大的土耳其帝国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为希腊的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对一名希腊人来说，那些伟大的海德拉岛船长的名字——比如像沃特契斯、汤伯契斯、伯德力斯等等——就象美国人对他们的约翰、保罗、琼斯，英国人对他们的雷利和德雷克一样具有神奇的魔力。

而在这些众多的名字里，没有一个比得上“米卡利”这个名字更具有崇高荣尚的地位。这个靠走私起家的家族在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统治东地中海时期就已经昌盛起来。1827年在拿瓦里诺海战中，这个家族提供了四艘战船，为联合舰队粉碎土耳其的海上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人在与土耳其战争期间，米卡利家族凭着海盗式掠夺和走私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谨慎地将财富投资到新兴的航运业之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米卡利家族已经成为希腊首屈一指的巨富。

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男人们天生就是水手，只有那个生于1892年的迪米特里除外，因为他对于书籍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大海的兴趣。于是他先后进了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进行深造，最后回到雅典大学教授道德哲学。

他的儿子乔治很快又重振了这个家族的声誉。他的学业是在海德拉岛上的海运商业学校中度过的。这是全希腊最古老的一所学校。作为一名杰出的海员，他二十二岁就已经当上了船长。1938年，他带着一颗永不安分的心移居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太平洋星际航运公司，成为一艘崭新的客货两用船的船长，航行于旧金山与东京之间。

金钱对他毫无意义，他的父亲已经替他在旧金山银行存下十万美元。那个时代十万美元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他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他需要工作，船和海洋就是他的一切。他唯一缺少的一样东西也于1939年7月在奥克兰市的一个舞会上从玛利·富勒身上找到了。她是一名高中音乐教师的女儿，一个名叫阿格尼斯·富勒的寡妇的独生女。他父亲远从希腊赶来参加了他的婚礼，并为这对年青人在佩斯卡多罗的海边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返回了已布满战争阴霾的欧洲。

当意大利入侵希腊时，乔治·米卡利正在驶往日本的海途上。等他的船从日本返回旧金山时，德国人也开始插了进来。1941年5月1日，希特勒为了帮助墨索里尼挽回面子，出兵横

扫南斯拉夫和希腊，前后仅用了二十五天时间，用不到五千人的伤亡代价，就把英国人赶了出去。

对乔治·米卡利来讲，他已经无家可归，但是他还有他的船。他可以用他所喜爱的方式来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次年二月，正当他的船停泊在圣迭哥装载给养时，乔治·米卡利收到了妻子的来信。经过三年来的多次流产和身体不佳之后，她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立刻给妻子挂了长途电话。好极了，孩子的名字应该叫约翰；好的，他一定尽快返回旧金山。

经过一番交涉，米卡利获得了三天宝贵的假期。

在那宝贵的几天里，他说服了当时已成为一所高中校长的岳母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同时，他还请来当年曾在他船上服务过的一名希腊水手的妻子卡蒂娜·帕夫洛操持家务。卡蒂娜大约四十岁，又矮又胖，丈夫在一场台风中死于日本海。到他家之前，她一直在一个码头旅馆当女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克里特人。

乔治·米卡利带着卡蒂娜来到家中，妻子和岳母看到这个头扎头巾，身着黑色衣服的外国女人都吃了一惊。但老岳母很快就发现这个又矮又壮的村妇自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

对卡蒂娜·帕夫洛来说，十八年毫无生儿育女希望的婚姻实在不能说幸福，尽管她在圣母像前面点过上千根蜡烛，祈祷过无数次，但却一直毫无结果。现在她站在小小的摇篮前，低头看着躺在里面沉睡的婴儿，就好象这是发生在她身上的奇迹一样。她伸出手，轻柔地触摸着摇篮里的那只小手，那只小手竟然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指，再也不肯松开了。

老岳母在一旁看到这一幕情景，顿时感到心中那块久悬不下的石头猛然落地了。她望着卡蒂娜那张黑黑的脸，心中充满了

欣慰之感，立刻让她回旅馆收拾东西，当晚就搬进了米卡利的家中。又一个星期，乔治·米卡利安心地重返战场，驾驶着满载军用物资的轮船航行于岛屿之间，一次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直到1945年6月3日，他的船在冲绳岛附近海面上被日本的一艘潜艇击沉。他的妻子本来身体一直不好，听到他阵亡的恶耗，病情立刻恶化，两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

卡蒂娜和男孩的外祖母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抚养孤儿的使命。在照顾孩子方面，两个女人总是本能而又自然地不谋而合，因为她们都深深爱着孩子。

尽管中学校长的职务使得阿格尼斯没有多少教学的时间，但她仍然还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因此当约翰刚刚三岁时，她就注意到她的孙子天生就有着准确辨别音色的能力。约翰四岁时，她开始教他弹钢琴。不久，他那惊人而罕见的天份就充分显露出来。

1948年，乔治·米卡利的父亲——那时早已成为鲑夫——迪米特里·米卡利再次前往美国看望他的孙子。这次会面使他震惊已极，这个六岁的美国孙子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而且弹起钢琴来就象个天使。他温柔地将孙子抱在膝盖上，一边亲着他，一边对阿格尼斯说：“我的那些祖先们一定会在海德拉岛的坟墓里大发雷霆，先是我变成了一个哲学家，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小钢琴演奏家，一个会说克里特方言的钢琴家。他的天赋真是上帝所赐。一定要好好培养他，虽然战争使我的家产所剩无几，不过要满足他的一切需要还是绰绰有余的。目前，还是让他跟着你吧。”

至于以后，我们只能根据情况而定了。”

从那时起，约翰一直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跟一个又一个的音乐教师学习音乐。他十四岁时，阿格尼斯·富勒卖掉了房子，带着他和卡蒂娜搬到了纽约，以便他能跟更好的音乐教师学习钢琴。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就在他十七岁生日的前夕，阿格尼斯·富勒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救护车还没有来得及开到医院，她就辞别了人世。

迪米特里·米卡利这时仍在雅典大学任教。过去的几年里，他的孙子曾多次利用假期去希腊探望过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当他接到纽约传来的恶耗时，当天便乘飞机赶往纽约。

卡蒂娜应声开门，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上。“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安葬了她。他们说不能等得太久。”

“他呢？”教授问道。

“你听。”

——钢琴声隐约从关着的客厅门中流出来。“他怎么样？”

“就象块石头一样。”卡蒂娜回答，“他好象也随她去了。他太爱她了。”

教授打开门，看见他的孙子穿着黑色的礼服坐在钢琴前，正在弹着一首古怪而又动人的曲子，听起来就象是傍晚的森林中，树叶在凄惨的秋风中纷纷落下。不知怎么回事，迪米特里越听越难过。

“约翰！”他用希腊语轻轻叫了一声，同时把手放在他肩上，“你弹的是什么？”

“格罗夫莱茨的《牧羊人》，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曲

子。”男孩转过头来仰望着他。苍白的脸上，那对眼睛就象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典？”教授说，“你和卡蒂娜跟我住一段时间，散散心。”

“好吧。”约翰·米卡利说，“也许这样会好些。”

有一段时间他的确好多了。雅典本身就是个令人欢愉的地方，那里的喧嚣声是所有城市中最令人快乐的，夜以继日，似乎永无休止。祖父的豪华公寓处于上流社会区，就在皇宫附近。几乎每天晚上，他们的家中都挤满了客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来往不停。偶而还会来一些政坛要人，因为他的祖父与民主先锋党关系密切，事实上他们的报纸主要是靠他资助的。

他们还常去海德拉岛。在那里他们有两幢别墅。一栋在海港的后街上，另一栋在海岸附近的半岛上。渐渐地，约翰和卡蒂娜呆在岛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卡蒂娜在电话里告诉他祖父，说约翰看起来很消沉。他祖父听了，立刻托人买了一架昂贵的大钢琴，不惜代价运到岛上。可是卡蒂娜后来告诉他，约翰却连碰也不碰一下这架钢琴。

后来，约翰又回到了雅典。在晚会上，他总是像个旁观者一样靠在墙边，显得彬彬有礼。他那头浓密的黑色卷发、苍白的面容和那双又黑又亮而又冰冷的眼睛总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尽管他从来没露出一丝笑意，但仍使得许多到场的女士们为他神魂颠倒。

一天晚上，一件令他祖父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当一位客人请他为大家弹点什么时，约翰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坐到钢琴前面，弹起了巴哈的《降E调前奏曲与赋格》。看着他那优